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七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黄廷壁

歴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七十一

明　楊士奇等　撰

考課

漢元帝建昭中京房以精於用易天子悅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毁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害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議於

温室咸病其煩碎且令上下相司不可行然上意嚮之

東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上疏曰臣聞柔遠能邇莫大

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

陶對禹貴在知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

親民民用和睦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褒豔用權

七子黨進賢愚錯緒山谷為陵故其為詩云四國無政

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

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阬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

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

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𡚁悦以濟難撫而循之至

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寛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

宣帝興於仄陋綜練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輙親引

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嘆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

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

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

輙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闕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兹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寖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懐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歛整辦為賢能以理己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眥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

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
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
仁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
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
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闕動百數鄉官
部吏職斯賤也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
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
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

庭輿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
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
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
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
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
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禄秩吏職滿歲宰府州郡
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絶送迎之役損
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

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魏武帝初署倉曹屬劉廙上表曰昔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況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輙

有姦巧既於其事不省而為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卹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為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乎長吏之所以為佳者奉法也憂公也卹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有美闕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

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為
長吏皆宜使小人足使自展歳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
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户口率其墾
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為得負之計如此
行之則不能之吏脩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
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事上太祖甚
善之
明帝太和中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散騎黄門

侍郎杜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禄譬猶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闕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吕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為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

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世以為未盡善也

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

公府為親民長吏專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

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

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

於公卿及内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

公坐而論道内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

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

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畧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狥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恵所狥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禄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

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
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
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
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
若尸祿以為高拱嘿以為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
忘於容身潔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
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
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

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景初中詔劉劭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略愍王綱之弛頽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以啓矇輙作都官考七十二條司隸校尉崔林議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遲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

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寀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皐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為今之制度不為疏闊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於是傅嘏難劭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奥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行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虧頽而曠載罔綴微言既没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晞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内立列司筦齊六職土有恒貢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脩采自建安以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埽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

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
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
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
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末舉
而造制未呈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
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
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脩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
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

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為叙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賛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

晉武帝泰始中河南尹杜預受詔為黜陟之課其略曰

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禄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

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
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
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
乃愈偽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歳終奏事
不制筭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
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
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宜盡物理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

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己丑以詔書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

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頹亦無取於黜陟也

穆帝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廷尉王彪之上議曰為政之道以得賢為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莅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莅任莅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譽故勲格限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邈聲冠百代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為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脩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脩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内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

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尠可以并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内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闕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闕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雖

緝熈之隆康哉之歌未能猝致可使庶官之選差清莅職之日差久無俸禄之虚費簡吏寺之煩役矣

後魏宣武帝行考陟之法高陽王雍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之官本非虚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兹高選既以其能進之朝伍或任官外戍遠使絶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及於考陟排同閑伍散官之人非才皆

劣稱事之華未必悉賢而考閲以多年課煩以少歲上
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又尋景明之格無折考之
文正始之奏有與奪之級明參差之考非聖慈之心改
典易常乃有司之意又尋考級之奏委於任事之手涉
議科勤絶於散官之筆遂使在事者得展自勤之能散
華者獨絶披衿之所抑以上下之閲限以旨格之判致
使近侍禁職抱槃屈之辭禁衛武夫懐不申之恨欲剋
平四海何以獲諸又散官在直一玷成尤銜使愆失差

毫即坐徽纆所逮未以事閑優之節慶之賚不以禄微加賞罪殿之犯未殊任事考陟之機推年不等臣聞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代何觀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依依楊柳以叙治兵之役霏霏雨雪又申振旅之勤若折往來日月便是採薇之詩廢杖杜之歌罷又任事之官吉凶請假定省掃拜動歷十旬或因患重請動輒經歲征役在途勤勞百倍苦樂之勢非任事之倫在家私閑非理務之日論優語劇先

宜折之武人本挽上格者為羽林次格者為虎賁下格者為直從或累紀征戍靡所不涉或帶甲連年負重千里或經戰損傷或年老衰竭今試以本格責其如初有爽於先退階奪級此便責以不衰理未通也又蕃使之人必抽朝彥或歷嶮千餘或履危萬里登有死亡之憂咸懷不返之慼魂骨奉忠以尸將命先朝賞格酬以爵品今朝改式止及階勞折以代考有乖使望非所以奬勵皇華而敦崇四牡者也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

中者三年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汎前六年升一階檢無愆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新除一日同霑階榮下第之人因汎上陟上第之士由汎而退臣又見部尉資品本居流外刊諸明令行之已久然近為里巷多盜以其威輕不肅欲進品清流以壓姦宄甄深啓云為法者施而觀之不便則改竊謂斯言有可採用聖慈昭覽更高宰尉之秩今考格始宣懷怨者衆臣竊觀之亦謂不可

有光國典改之何難

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郎中崔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閡以官寮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已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

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内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黄龔儒學如王鄭史才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擊選曹亦抑為一槩不曾甄别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

世宗不從

孝明帝時尚書左僕射攝吏部選事拓跋暉上䟽曰臣聞治人之本寔委牧守之官得其才則政平物理失其

人則訟興怨結自非察訪善惡明加貶賞將何以黜彼貪怠陟此清勤也竊以大使廵省必廣迎送之費御史馳糾頗回威濫之刑且蹔爾往還理不委悉縱有簡舉良未平當愚謂宜令三司八座侍中黄門各布耳目外訪州鎮牧將治人守令能否若德教有方清白獨著宜以名聞即加褒陟若治績無效貪暴遠聞亦便示牒登加貶退如此則不出庭户坐知四方端委垂拱明賞審罰矣

正光四年尚書左僕射蕭寶夤上表曰臣聞堯典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于官人用才審於所涖練迹校名驗於虛實豈不以臧否得之餘論優劣著於歷試者乎既聲窮於月旦品定於黄紙用效於名輩事彰於臺閣則賞罰之途差有商準用捨之宜非無依據雖復勇進忘退之儔奔競於市里過分亡涯之請馳騖於多門猶且顧其聲第慎其與奪器分定於下爵位懸於上不可妄

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懐未喻敢竭無隱試陳萬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為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汝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兹令問自比已來官罔髙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説用相保舉涇渭同波薫蕕共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復斁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與實爽謂之考功事同汎陟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

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名廢絶或具寮離索或同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深駮落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惰或停休積稔或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其考第無不苟相悅附共為脣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為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

爲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麾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内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人先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汙隆殊世

莫不實兹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恒自持也至乃周之鷸鷸五叔無官漢之祭寮館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親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斁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况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夾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説興利之規終尠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實妄指羸益坐獲數階之官藉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偽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苦斯但抑之則其流

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説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謬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

明法幹務忠清甄能以記賞總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黄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黄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録薄止姦回其内外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為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消流遂積穢我

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開返本之路杜澆弊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薪槱載煥矣詔付外博議以為永式

唐太宗貞觀三年僕射房玄齡與侍中王珪掌内外官考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守祕書監魏徵諫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不當然察其情終非阿私且萬紀比在考堂曾無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非竭誠狥國也今推之未足裨益朝廷

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私二臣也上乃釋不問

太宗考三品已上令魏徵省其當否有所疑者輙於狀傍注帖西行諸將並不得考徵乃諫曰臣聞採赤壁者棄其微瑕錄大功者不論細過西行諸將雖無大功君集萬均克平寇亂不辱國命跋涉艱阻來往二年考其勤勞與在家者不異若使人無怨讟亦不可勸勉將來臣愚以謂西行諸將君集萬均以外五品以上有功勲

無罪殿者其考請更斟酌匪唯一事得所足以勸後人

太宗從之

武后時初置右御史臺察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鳳閣舍人李嶠上疏曰禁網尚疏法象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疏則所羅廣而不苛碎伏見垂拱時諸道巡察使科條四十有四至別勅令又三十而使以三月出盡十一月奏事每道所察吏多者二千少亦千計要在品覈才行而褒貶之今期會迫促奔逐不暇欲望詳究所

能不亦艱哉此非隳於職才有限力不逮耳臣願量其功程以為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得失可以精覈矣又言今之所察按準漢六條而推廣之則無不包矣烏在多張事目也且朝廷萬機非無事而機事之動常在四方故出使者冠蓋相望今已置使則外州之事悉得專之傳驛減矣請率十州置一御史以朞歲為之限容其身到屬縣過閭里督察姦訛采訪風俗然後可課其成功且御史出入天禁厲己自脩比他吏相百

也按劾回庸糾摘隱欺比他吏相十也陛下誠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膂假温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効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中宗時右御史臺中丞盧懷慎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孔子稱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三年有成故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

之子產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後成況常材乎比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冐進亡廉亦何暇為陛下宣風恤人哉禮義不能興戸口益以沉倉庫愈匱百姓日溦職為此耳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遥不究其力媮處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倖路啓上下相蒙寧盡至公乎此國病也賈誼所謂蹠盭乃小小者耳此而不革雖和緩將不

能為漢宣帝綜覈名實興治致化黄霸良二千石也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肯遷故古之為吏至長子孫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裘禄秩降使臨問璽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勵能者其不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此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才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擇人也今京諸司員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謂不必備則

為有餘求其代工乃多不釐務而奉禀之費歲巨億萬徒竭府藏豈致治意哉今民力敝極河渭廣漕不給京師公私耗損邊隅未静儻炎暵成沴租稅減入疆場有警賑救無年何以濟之毋輕人事惟艱毋安厥位惟危此慎微也原員外之官皆一時良幹擢以才不申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人豈其然歟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遷授使宣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省之使賢不肖確然殊貫此切務也夫冒于

寵賂侮于鰥寡為政之蠹也竊見內外官有賕餉狼籍
剝剥烝人雖坐流黜俄而遷復還為牧宰任以江淮嶺
磧粗示懲貶內懷自棄徇貨掊貲訖無悛心明主之於
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牧遐方是謂惠姦而遺遠
遠州陬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邊徼之地夷夏
雜處憑險恃遠誠易擾而難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
起為盜賊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才況猾吏乎臣請以贓
論廢者削迹不數十年不賜收齒書曰旌別淑慝即其

誼也疏奏不報

宋太祖乾德二年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普上奏曰臣近者叨承聖造備位台司任重才輕以榮為懼臣伏聞宰相者上符乾象下代天工調六氣則品物咸亨舉百職則彝倫式叙佐君垂拱致時太平茍非此才焉用彼相臣自膺寵命如履薄冰虔思援古施今少裨廣視遠聽伏自陛下天命攸屬人情有歸西伐壺關東平淮甸馳驅虎旅霜露翠華開創之初實艱難于王業平定之後

思整頓于皇綱六十年驕倨荆湖咸歸至化五千里混同書軌盡革澆風是知惟德動天惟天佑德惟至公而超百代念不驕而為永圖可以肩拍唐虞鞭驅晉魏立太平之基已固致雍熙之化方隆臣幸遇昌期尋當重委尸禄徒久立事無聞固無宰相之才謬居宰相之位寵澤斯厚循省何安所願夜思晝行獻可替否精求古道上副天心臣以謂治國莫如用賢用賢莫如歷試歷試莫如責功責功莫如較考況三考之典出自唐虞四

善之科垂于令式當治世之激勸不間公卿由近代以因循止及州縣遂使居官食禄賢愚無分別之因冒寵挾私陞黜有泛濫之弊廢官徒設其器若虛凡庭揖以庭趨但旅進而旅退由是職皆不舉人盡偷安若不法于舊章恐轉隳于庶務臣欲起請今後除節察防禦團練刺史及武臣等蓋必戰伐立效禄位酬勲凡公事仰委官吏振舉外伏請先自宰相次百執事至于賔客寮佐等皆請逐歲書考所冀事皆師古理得從長退不肖

而進賢才更無疑慮勸奉公而修職業各盡器能尚書考之請遂行則太平之期可待應有合闕考課事件伏請下考功按令式詳定條奏

太宗淳化三年祕書丞直史館陳靖上奏曰臣今日内殿起居次當轉對自量荒昧莫識變通當求理之期唯思進説顧犯顔之罪不敢避誅庶同千慮之愚少助萬機之智伏以皇帝陛下應乾御宇十六七年拓土開疆萬數千里尊師問道期庶績以咸熙審官求賢欲百揆

而時序每日臨軒決政隨事制宜小大之權悉干進止以至中夜忘寐未明求衣惕厲恭勤何嘗暫捨臣誠不佞以臣所觀由堯舜已還君天下者未有若陛下之焦勞也然則焦思勞神陛下之所已至守官供職羣臣之所未專頹壊紀綱虧損政教者誠以考課之法尚闕升降之資不常得之者未必賢才失之者未盡不肖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夫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蓋聖人因其國而設其官久其官以行其政官不

久何以明其術政不行何以觀其化明術則美惡難逃觀化則治亂可審然後考課之法不得不精黜陟之方不得不當既精且當雖元凱在下致之於股肱四凶居高投之於荒服乃其分也夫何怨焉語云舜有天下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靜而思之由此道也伏見前制有考課官人之法先在有司定其優劣六品而下尚書覆問五品已上天子與公卿評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常調之能

否各當賞罰大行方今幕職州縣官雖流內銓考其資歷京朝監司之任審官院較彼幽明然且寮屬至繁寰宇至廣不可遠視遐聽究極是非徒能按式准文聊為隆殺往往假聲竊譽驟越階資課實責虛不拘殿最且人心猶水法制猶防或禦得其宜則澄徹之姿至矣苟限非其要則懷襄之勢起焉又況州縣之官乃京朝之基本京朝之任亦卿相之椎輪必須先正其初然後不撓其末今考功之職雖有其名綿歷歲時莫聞振舉是

致有自州縣幕職遽升京秩賛洗三丞者纔及京官秩
賛洗三丞便望正言司諫郎中御史者洎至正言司諫
郎中御史又圖給舍丞郎既得給舍丞郎即希公卿宰
輔者爭馳互競厚援廣交援聲勢以相毀稱伺釁隙而
相攻擊貪名冒進棄禮讓以如遺揣已循涯豈滿盈而
知戒如此則下位者唯用心而圖上在上者誠自固而
不遑雖有臯夔稷契之能龔黄魯卓之術亦何暇卹民
憂國而成功著業者哉臣按于傳品士之科一曰德行

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詳事機三曰政才以經國體四曰學才以綜典文五曰武才以禦軍旅六曰農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興利源九曰雜才以長諷諫凡此九等委在百司合而論之則邦國之政斯備分而考之則小大之職各揚又李唐考課有德義清謹公平廉恪之科由近侍至于鎮防並據職事目之為最各有等級元屬考功以臣所觀自古黜陟之制其遠者逮至九載其近者六年四年擬之於今不可猝

用臣欲乞天下諸色官屬依舊三年替移仍一年一考是非三考然後升降有績者賞無勞者罰善最特異者錫以殊勞累任無狀者置之散地不能致功雖有善名者不與之陟不廢其職雖有惡名者不錄其尤黜陟審於實不信於虛幽明察於直不憑於詐其在京百司及臺省已上官逐年乞選任公直御史一人採察能否虛實之狀職事者以功勤為效散官者以才行為程必在周詳無許濶略其外地長吏使臣寮屬已下乞委逐路

轉運使副亦如御史所行並至年終具逐人功過事狀開拆申奏乞下考功從考功依准格條比附優劣一如往制先定考辭量等級而褒懲體幽明而黜陟必取允當無涉黨偏然後申入中書及關報流内銓并審官院再加詳酌的是公平即具等第奏聞取候聖旨除授其中或有竒才異略藴蓄經綸碩學雄文服勤筆硯可以整齊綱紀羽翼朝廷師傅帝王扶持社稷者不在此限并内外官屬或有過惡之跡不預品較之文别致昭彰

會得確實若採訪有漏即罪採訪之官如考課不明即罪考課之職按其輕重斷在必行庶使各勵恭勤無敢弛慢如此則官有常序事有彝倫姦宄不能任其邪忠良不可奪其正名器各有分賢愚各有途狗不續貂石不參玉欲使職事不治政教不行民不康俗不阜爭訟不息廉遜不興者未之有也臣誠以能致民康俗阜訟息遜興其要者不出牧宰之任也而使牧宰得其人則郡邑政行僚吏事肅編民不殆外姦不生又以能致郡

邑政行察吏事肅者莫出於轉運使副也由是而言則國家任官擇吏其謹重者在於此焉且方今天下知州軍僅及四百縣不減數千若令一一選於朝廷人人欲其稱職深恐濶略未得精專臣愚以謂擇縣令知縣莫若於知州知軍取知州知軍莫若於轉運使副制轉運使副乃繫於朝廷又且轉運使副不過三十來員況當文物盛明士之衆庶儻或推公遴選何憂不得其材既朝廷選任至公則轉運使副安得不公轉運使副既公

則知州知軍孰敢不公知州知軍既公則掾佐之吏盡公而況縣令知縣敢有不公者乎夫如是則赤子有歸蒼生受賜遐邇之俗小大攸同古所謂形直影端上行下法其理要而其效速其功倍而其教神者此其略也但臣忝居通籍無補聖朝次當上言不敢避罪所有加減考課之制詳酌今古之宜尚有科條難盡披述設或陛下賜之睿鑒朝廷許其必行則臣願竭狂愚乞與有司評議

淳化中知吉州梁鼎上言曰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乃堯舜氏所以得賢人治天下也三代而下典章尚存兩漢以還沿革可見至於唐室此道尤精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自簿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人思激厲績效著聞五代兵革相繼禮法陵夷顧惟考課之文秖拘州縣之輩黜陟既異名存實亡且夫今之知州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略蔑聞者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理寖成苟且之風

是致水旱洊臻獄訟塡溢欲望天下承平豈可得也伏
惟陛下繼二聖之丕圖為億兆之司牧念百官之未乂
思四海之未康特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
人民受其賜矣

仁宗慶歷三年知諫院歐陽修上奏曰臣伏見天下官
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善惡審官三班二
部等處又只具差除月日其人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
運使等除有贓吏自敗者臨時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

吏之術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才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敝官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嗸嗸瘡痍未復救其疾苦擇吏為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内外朝官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强幹廉明者為諸路按察使請令進奏官各録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徧見官吏其公廉勤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皆以朱書之

又有中材之人別無竒效亦不至曠敗者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一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半歲之間可望致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充使別無難行之事

侍讀學士宋祁上奏曰臣伏見比來知州轉運使未曾在任得滿三年民間利害及簿書文移未知次第已却遷換迎新送故上下告勞臣不知朝廷設官欲為理邪

如不為理臣故無可言者若欲為理安得用此敝法守而不改今審官院差遣不行便奏請京朝官情願二年一替且差遣得行一司之暫利也遷換不定天下之大害也故敗國家大計使吏姦得行生民無告無出於長吏數易也臣愚以為方用兵時財用調度多出於民知州轉運使不得人不能集事伏望普令臺省近臣舉知州轉運使五人轉運使知州三人有材幹者已上或已在任亦許就舉理三周年為一任不得只理三十個月充數每嵗轉運使索取知

州功過并自具功過申尚書考功考功逐旋聞奏請別差近臣為考課使精加考較若三考俱優改一官知州升大州轉運使升上路三考俱劣黜一官知州降小州轉運使降下路二優一劣改一官二劣一優奪半年俸大約以此為率已上賞罰并舉主同坐減一等舉主得以數人賞罰相除其提點刑獄使者通判並比類比年考只令中書門下及審官院揀選充職取進止

歴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七十一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七十二

明　楊士竒等　撰

考課

宋仁宗時張方平上論考功之法狀奏曰臣聞三考黜陟著于虞典三年比校具于周官在漢則京房創考功之法在魏則劉劭立都官之制杜預泰始之格則委乎達官以考所統崔鴻延昌之議蓋病乎選曹之無甄擇

論雖略著于後事各不行於時南北下衰無復議者若夫考歷代官人之得失酌一時風俗之厚薄為政之迹良可槩知漢之察舉辨論已詳取九卿于刺守取刺守于四府三署丞令之高課者而外以六條督郡國之治朝廷時遣詔使傳行四方以察吏考俗而公府聽掾長吏臧否以謡言舉按輙被黜免不在考功之法而善惡彰矣魏晉之時九品之制中正之職方為修舉未至陵遲中正第其才行吏部據以除授故雖不行都官考課

之制而物議定矣永嘉之亂天下幅裂時政衰感惕日偷安固無暇宏遠之謀猷以經時立政者也爰及有隋事不師古罷州郡辟署以收擧下權末品微資悉銓衡除擬官紀紊而人材雜矣唐氏以兵吏掌文武選事各分為三銓而考功掌校定中外官考類為九等雖制存著令而人鮮克舉凡二部所領六品而下赴期冬集服唱注補而已夫停年之制崔亮設於神龜循資之格光庭立於開元積歲以為勞歷級以為限無賢不肖混然

一律自是天官之任但行令史之職考課之制徒垂虛文今朝廷官人之式以貴任卑以衆任寡賢從類舉罪使連坐其道至公其法至平去偏重之權無專蔽之謬所謂詢于衆與天下共爵人之義也然選曹所以敝羣吏之治者其功過之迹始于州郡書之而州郡所書限於條式徒鋪列其紊文猥及毛細之事逮于筦𥁞盈盎老婦之用悉籍之有同乎劑約能否之用良惡之迹昧昧不可得而知也及滿歲求調銓衡驗覈第能駮其文

字小訛日月微舛勘結細故邀賄引賂吹毛掩瑜去小州入大州解遠縣得近縣叙遷次補如魚貫鴈行去此取彼若探囊發篋以故惡吏無所畏避民政多至紕錯臣謂宜令天下州郡歲結羣吏之課必先疏其功過之狀則又以善惡深淺而相補除第為三等直云某人居某職事能舉其職嘗建立某功事有利于民嘗管幹某事能辦成或覆獄能得隱濫或能發大姦猾去民蠹害其書過罰約此凡郡縣衆吏長吏親書其守倅之成則

轉運使提點刑獄分校定之逐部州郡設月日期會集上于二司二司之官以其集時咸會治所受部郡之考籍而參議之類其殿最歲上于三府移副于考功伏望朝廷慎選材識之士以授考功之職益增其員分總諸道受外臺所上部郡考績之狀使得博采乎清議訪察乎風謡有貪暴而居優課循良而處劣第得以論糾參實其功過之事既合補除之法各以其秩叙或上于宰司或列于審官或報于選曹各依等而行升黜陟焉凡

吏莅職三年繼考三上者遷陟之三下罷免之二上而一下優叙之二下而一上殿留之其餘以是為差也此其約而易守簡而易辨有稽於古可繼於後吏知乎茍且非干時之術必勤於展用士知乎名節為取重之道必勵於進德則是為善之士益勉舉職之吏咸勸郡縣之政不肅而成矣比夫房劭之苛制崔裴之弊迹不少善乎謹論

方平又上論曰臣聞周典小宰以六計弊羣吏之治曰

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治行雖異同主於廉惟廉而後能平平則公矣不廉必有所私私則法廢民無所措手足矣不才而能廉止乎聽理不能盡情枉直不能存微然其身正下不容大奸為害差小才而不廉故必立威懾下貪殘流虐舞文倚法舉枉措直其身不正其下因緣為市困窮孤弱無告為害大矣不才而能廉雖於事不明其自持必善有明察之上提其綱領其尤昏者抑為易去才而不廉必顯立幹辨之效陰搆自固

之術行偽而堅順非而澤諂諛承望善事上官腹心爪牙各有施設非貫盈天敗則國誅莫及故歷代之法吏為奸贓其罪特重非赦宥所及無洗滌之理然諸犯者相繼有焉得非由上下相蔽匿以苟安自全為事廉刺尚因循無糾姦擿伏之效且今保任之法贓罪同坐所以累其心使知顧重然中人之性易以濫遷一為利欲所移鮮全始終之節積累年紀屢更官秩舉官坐累終不得免今其州縣之吏地居總攝提轉之任職在澄清

而又綱目相維臂指相用耳目相接政事相成與夫保任於累歲之前遥隔乎千里之外較其疎密勢不同言今夫令宰有酷黷之迹而守倅縱不考驗守倅有貪虐之政而廉刺隱不上聞及其事暴遠流貫盈自敗罪止不察厥罰至輕且州縣之有惡吏為民庶之所厭苦雖謡言大播而實狀無彰欲證其成必詢于衆故榜署集民使得告發然庸人畏縮避其辨敵甘心侵枉猶不自明而頃年詔書復加禁止此誠朝旨寛大不欲擿急羣

下發揚隂私然臣竊有惑焉闊畧乎一人而恣之暴害乎一縣一州之衆使鰥寡孤獨困窮寃横者無告此臣所以惑也縣吏抵罪而州受不察之罰州吏犯法而廉刺得不督之誅夫其敗則有相及之譴罪有迹而不聽其糾發此臣所以惑也而詔旨更訓以必告乃下之言夫爵賞在前罪誅在後而不知勸何告之從此臣所以惑也臣伏願更降明旨追前詔勿行使廉刺得舉其職以考羣吏之治益復督勵務絶姦貪以清民政以恵疲

氓凡統攝之司猶保任之法贓罪同坐以重其累以令宰及守倅以守倅及廉刺其餘聯事之職以是為準也夫去惡者猶農之去草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所以蕃良稼也國之去惡吏檢察棄逐之所以顯良士育良民也又臣比見敗吏率以其惡子弟外交匪人引入賕遺夫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父為不義子當爭之又況陷父於惡者哉父為時棄子與士齒殆非勸勵之道也臣伏請應以贓暴廢者其子弟初或預聞宜錮終身

勿聽仕進如此則父愛其子子諫其父其心益累所顧重矣古所謂以刑止刑為此道也昔漢丞相邴吉耻以姦私按吏後漢司徒袁安不以贓罪錮人夫二漢之時朝尚清議士貴名節贓吏不錮固自淪棄故二公得以寬德自裕也今風俗流溢共務奢汰閭巷無守志之士紳行乏循道之人不嚴官制何以立法猶乎御駻突而不厲乎銜策且奔踶而銜蹶矣故抑彊扶弱自合仁義之道損上益下乃為施行之理救時之弊安人之本其

惟誅鋤惡吏也歟謹論

知諫院陳升之上言天下州縣治否朝廷不能周知悉付之轉運使今選用不精又無考課非闇滯罷懦則凌肆刻薄所以疾苦愁歎壅於上聞必欲垂意元元宜從此始

同知諫院司馬光乞分十二等以進退羣臣上殿劄子曰臣竊以國家張官置吏任事久則能否著能否著則黜陟明黜陟明則職業修職業修則萬事理此古今致

治之要術也今朝廷明知任官不久之弊然不能變更者其患有二一者仕進資途等級太繁若不踐歷無由擢用二者歲月叙遷有增無減員少人多無地可處此所以熟視日久而無如之何者也臣嘗不自知其愚賤私為陛下慮之竊以今之所謂官者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古之官也官以任能爵以酬功今官爵混殽品秩紊亂名實不副員數濫溢是以官吏愈多而萬事益廢欲治而清之莫若於舊官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遣為

十二等之制以進退羣臣謹具條列如左

一十二等之制宰相第一兩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轉運使第五提點刑獄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縣第九幕職第十令録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其餘文武職任差遣並以此比類為十二等若上等有闕即於次等之中擇才以補之

一十二等之中舊無員數者並乞以即今人數為定

員自今有闕則補不可更增

一十二等之人德行學術政事勇略錢穀刑獄文辭各隨才授任其提點刑獄以上皆無罷滿之期知州知縣縣令四年餘皆三年為滿未滿之間稱職有功則改官益祿賞賜獎諭仍居舊任必須上等有闕然後選擇遷補其不能稱職者則移易黜廢有罪者貶竄刑誅

一同等之人雖名有尊卑事有閑劇地有遠近治有

小大遇遷補之時不復以資任相壓皆合為一等

選擇進用

一提點刑獄以上伏乞陛下與執政大臣親加詳擇其知州以下委之審官院幕職以下委之流内銓遇上等有闕即於次等之中取職業修舉功利及民累經褒賞或有舉主數多者次取常調少過者以次遷補

一應磨勘合改京官人且依常調差遣須候上等有

闕即取有功或舉主最多者以次遷補其自幕職

入知縣者並改京官

一因資蔭得京官者分監當為三等初任皆入下等

監當候中等上等有闕亦依薄尉令録之制取有

功或舉主多者以次遷補若知縣有闕則與幕職

混同遷補但不改官而已仍自今後以資蔭授官

者須歷簿尉不得直除京官

一應因貪虐不公或昏懦廢職坐除免停替之人永

不得復舊等差遣內别無入己贓曾經叙理得差遣或降充監當者五年之外有舉主五人以上聽復舊等差遣

右十二等之制伏望裁擇或有可采乞下公卿大臣詳議然後施行

光又論兩府遷官狀曰右臣伏見朝廷因進用宰臣韓琦等凡兩府之臣盡遷一官臣愚不明大體未識所謂竊恐從此相承遂為故事凡公卿者百吏之表率今國

家方以官吏繁冗思革其弊而公卿無故一切遷官將何以使三百赤芾受爵不讓者有所愧心哉況慶歷中陛下以數月不雨執政之臣皆降一官以荅天戒今歲日食地震河及江淮汎溢横流烈風滛雨賊傷五稼四方之民墊溺流餓不可勝紀比於慶歷災害尤衆而兩府大臣無問新舊皆被褒遷殆非所以仰承天心一一慰衆庶之意也竊計大臣當此之際亦必不敢受無名之賞伏望陛下因其辭讓内惟樞密使副使不可以給

諫及郎中為之者依舊制外其餘皆不遷官以養大臣廉讓之節無使之負謗於海内則其為德澤愈厚矣

兩浙京東西轉運使王益柔上言曰今考課法區別長吏能否必明有顯狀顯狀必取其更置興作大利夫小政小善積而不已然後能成其大取其大而遺其細將競利圖功恐事之不舉者日多而虚名無實之風日起願參以唐四善兼取行實列為三等

神宗熈寧五年翰林學士范百禄奏曰臣竊以天下之

治先在安民安民之本在重守長今守長不重極矣有列於朝善最不聞而譏謗及之者出為之養貧引老而求便其私者出為之其次則所謂常調吏逾年而受及待二年之闕者比比皆是所謂朝廷之詔意何可得也其間選差或以勞閥堂除或以薦舉纔十分之一爾亦不過辦職亡過而已然率不逾三歲而更三歲而去矣然而又有甚焉今州縣守長一歲之間有再易者有三易者或至於四易者將迎道途之不暇彼雖懷竒抱異

何暇施設此不獨守長之罪其理勢然也不稱其任使不平其賞罰故爾今欲以考之上中下而别其善惡示之以懲勸焉凡守長有能為民興利除害其政和平而民安之一境之内農桑勸逃亡返盜賊息鰥寡孤獨各得其所如是者為上考反是者為下考其考在上下之間一得焉一失焉而善惡相半者為中考中考者代注本等差遣下考之下者與監當下考之中者與通判上考之上者朝廷扳用唯所置焉上考之中者為監司郎

吏上考之下者與一次堂除大郡或先增秩或減年或
賜金各有差而使之再任再任滿日審如前考雖更加
優而褒進亦唯詔令耳如此則中才庶士皆知勉勵況
賢者乎昔漢宣帝興于閭閻知民疾苦及即位名拜二
千石皆親審之又考察其行以質其言常稱曰民安田
里而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
唯良二千石乎使久其任無數變易常以璽書勉其治
效公卿闕則選諸所表者以補之是以黄霸朱邑光于

史冊古不難及惟陛下加意焉

神宗時知審官院蘇頌上奏曰臣竊以國家恃以為治者民也使民敦本而趨善者縣令也是以前世論政者莫不以此為首務嚮者仁宗皇帝深知其故始詔保任縣令歲復增考課之法其所以責任求治之意至矣然而縣邑之間卓然以治理之效聞者猶寡臣竊思之葢以殿最之格不過校簿書案文法而已故簿書益密而編戶益擾文法彌具而治效彌遠是豈朝廷任官責效

之本意耶且古治民勸導教率無所不至故孝悌力田有優異之科三老廡吏有表率之義由是農民衆而土田闢風俗厚而獄訟稀今則不然民勤於力苟致贍足則懼升遷等第遂有因循不耕之患是力田者有累而惰游者無罰也父兄聚居丁產稍多則懼差徭配率遂有離析異居之弊是孝悌無所勸而姦惡未得止也鄉村但有耆壯巡察吏卒追捕不聞以善道諭之者是教化無由至而獄訟不得息也然則欲變其俗使稍敦本

者亦在朝廷勸勉之而已臣欲望明詔戒勅自今考課以令長能用善道諭民勉末游而歸本業致獄訟稀簡而盜賊衰息者為優等其能校簿書均移稅賦發姦捕盜興利除害者為次等二者咸無為下等優等望賜超擢次等再加激厲末等自當降黜其田里之民亦許令長舉察州郡案覆立為科條有能盡力畎畝開墾陂澤久遠為利於衆者或羣居孝友宗族敦睦為鄉黨所推者如此之類特與蠲除戶下差役其復有明於義理年

高行著者即少加旌異或立鄉官之號以賜之使人諭教化於下相率而歸於善道如此則廉平之吏思盡所長禮義之風庶幾可致

頌又奏曰臣伏覩條制約束捕盜官吏至為嚴密而鄉村盜賊未甚衰息及不盡敗獲者蓋由賞罰止於廵檢縣尉而不及知縣縣令故也臣以謂廵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民不為盜若知縣縣令則其職在按察所部無所不統使之肅清一境勢不難也竊觀今天下縣

邑有得人處往往預為條教暗設方略既備之有素則姦宄無能措手縱有竊發終亦為之擒擿其因循之人則不然見責任所不及至有以盜賊為非己職事而不留意故姦黨得以容隱重為鄉村之患者良為此爾臣謹按考課令每年尚書省諸司得州牧刺史縣令盜賊多少並送考司是古之長吏有考校盜賊之明文近世遂廢其法甚無謂也況今州縣場務課額稍虧官佐猶不免累豈良民罹剽劫之害而親民之吏獨不任其責

乎臣欲乞朝廷下審官院流内銓共加詳定自今知縣縣令任内遇有强惡盜賊并獲與未獲並即時批上印紙歷子候成考或罷任日校其殿最量立賞罰如此則當官之人各知懲勸制盜之本斯亦一端

哲宗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奏曰臣聞治天下之術莫重於牧民牧民之任莫親於守令守令不賢人君雖有良法美意不能布宣而朝廷之德澤終不能被於天下然人之才氣用之則奮賞之則勸抑之則沮兩漢

而下守令之效班班尤著者莫盛於漢宣之時豈其人材獨賢於後世誠由綜覈有法獎厲有術故也故其小者增秩賜金其大者入為公卿當是之時人人自奮唯恐居後此所以竭智盡謀以成中興之治也比年以來外臺以財利督郡縣不責守令以治民之效郡縣以財利責民不暇及撫循安養之術其甚者笞搒刻剝窮耗財力以免一時之責朝廷雖有守令考課之法文具而無實未聞擢一良守進一賢令以聳勸羣吏此士之才

氣所以委靡沮喪而不振故獄訟繁多盜賊充斥田里有愁歎之聲四方嗷嗷不被朝廷之德澤者良以此也自陛下臨御罷吏局寛民力釋逋責黜暴吏斯民欣然有更生之意且及此時定州縣考課之法以勸守令庶幾有以宣布朝廷愛民之澤今以一路言之其為郡少者不下七八為縣不下數十豈無一二循吏可以褒進然黜陟不明能否難任賢者低回儔衆無以自表庸者齷齪無大過不失叙遷此能吏所以不勸治效之所以

不著也臣願勑有司明定考課之法太守考校縣令第其優劣之著者各一人歲終以上外臺轉運使會諸邑之課又擇其一路之尤者令之優劣各二人守之優劣各一人以上于朝廷其守令至官未成考者不預殿最然後委本臺會議參考名實其優劣尤著者顯行黜陟如轉運使挾私昧識考次不實者亦加責罰如是則每路守令黜不過一二人而天下之吏已肅然聳動矣臣又見諸劇縣不過數十民頑訟多或十倍它邑心勞責

重為令者多不樂不過部以闕官日久須至硬注被差者黽勉就任未必得人至於計日待替茍免畏避事愈不治臣以為劇縣有闕乞令兩制以上舉官滿秩無大過者與堂除優便之地在本等之上其治效優異者别加賞拔如此則才者樂於奬用不憚煩勞劇邑又且得人無前日之弊臣竊觀陛下臨御以來發詔布政未嘗不以愛養元元為意而守令牧民之任未有黜陟之法其貪邪大吏中外所嫉者雖加棄逐猶不失為郡竊意

朝廷未以郡守為重也陛下雖有愛民之心而為之牧養者恐不足以副朝廷布德行恵之意願陛下斟酌愚言留神而詳擇焉

均為殿中侍御史又上奏曰臣聞治天下莫急於政事政事之廢舉既繫在官之能否又繫任用之久近任久則於政事能詳知得失以盡其才而無滅裂之患遽易則略於職事不足騁其智術而有茍簡之弊此人情之所同也臣竊覩今日之内外百官唯常調之人在吏部

差除或係堂除閒慢差遣方及二三年替罷其內任則六曹侍郎寺監長貳其在外則諸路監司及輔郡藩方率多屢易夫政事綱紀出於六曹寺監自六曹言之吏部戶部職事最煩所繫尤重而監司大郡係一路千里之休戚甚重而不輕也明矣今既屢易則職事不及詳知才術不暇施設則為吏部者尤必滅裂於條令為戶部者必滅裂於國計為刑部者必滅裂於奏議轉運使之於財賦提點刑獄之於刑兵常平藩郡之於民事必類

皆苟簡不為三年之計況於久遠之利乎天下政事莫大於數者而多為滅裂苟簡之政欲求法令振舉民被其利不可得也臣竊原數者屢易之意或出於職任之遞遷或出於人情之私出於遞遷如禮部之除戶部戶部之除吏部是也出於私情若從官之乞藩郡監司之自遠求近之類是也臣以為數者之弊去之無難夫六曹侍郎不過數人實繫朝廷之清選既為侍郎視其稱職而望重資久者自可進為尚書不必以敘遷為進擢

也夫設官分職所以為民不當緣人情私便而屢易其任則從官之於藩郡監司之求近地自當契勘某路到任如及二年則方與遷授則上下安便政事不至弛紊臣竊見陳潁近京數郡太守多止及半年即易他處太守以一郡為傳舍吏民以太守為使客送故迎新紛紛道路太守不暇整治其綱紀吏民豈有信服其政事耶臣以為奉行朝廷之法令而利澤天下者內則繫百官長貳外則繫監司郡守內外不得人則不足以稱職得

人而屢易則不足以舉職職不舉則政事廢弛而下受其弊雖有才吏與不才者相去無幾朝廷雖有良法美意是為徒法而已矣伏望陛下詔大臣講求久任之法使官宿其業責以治效庶幾人人悉心不敢懷苟且之意則天下之事豈有不治哉

御史中丞劉摯上言曰臣自待罪風憲屢嘗以天下監司為言乞澄汰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諭上指而究恵澤苟非其人則所謂徒

善而已終於民不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

朝廷以名實為事行總覈之政而下乃為刻急淺廹之行

朝廷以教化為意行寛厚之政而下乃為舒緩苟簡之事皆習俗懐利迎意而作故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而觀望之俗故在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為患一也昨差役之法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校利害一槩定差騷動一路者

朝廷察其意固已黜之矣推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

天下之事散在諸路總制于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苦苟使者皆務為和緩寬縱苟於安靜則事之委靡不振世之受敝不勝言也向者黜責數人者皆以其非法掊斂意在市進害民甚者亦非欲使之漫然不省其職廢所宜治之事謂之寬厚也昧者不達故矯枉或過其正臣謂此俗不可滋長要須大為之禁伏乞聖慈詔執事申立監司考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獄之當否民俗之休戚為之殿最每歲

終以詔誅賞仍自今歲始焉庶幾有所隱括裁制之使循良者不入于弛肅給者不入于薄然後上副聖明制治用中之意夫察時之寬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其政正今日事也

太常博士頗復上奏曰臣伏覩陛下求治之意安遠甚乎綏近今人臣事君之心治外懈于治内如此上下相戾欲治登休實而民無失所不可得矣何哉自二聖臨御以來敢有小違民情而幸利于國家者撤而去之唯

恐不逮銷欝伊之氣召和順之祥指日以期太平之政由是知陛下視遠如邇夙夜軫懷則尤重于遐遠耳目之外也中都省臺寺監之屬汎歷代之名皆命以員四方之官監司守令郡縣官至莞榷邏儌之職鮮有無實而置者是以人情輕外而樂内居内之官疲者可以逭過才者可以育聲躁求儌進往往有踰分之得非自重而信道信道而安命安命而行志行志而愛民者不免有外官勤勞寡效之猒矣此而不革則將如唐之中世

慕入都之官為登仙之勝如是則上違陛下欲治之心下有遠民無告之弊陛下孳孳益勤而治功益遠況上恩不孚而民志不申天下之患無大於此今天下最切于治人之官莫若監司守令監司之權乃古州牧之比而今人望而言曰此中都汰而至耶或不足取以在内耶望者不信其為而居者不勵其實如一身首莊心忻而手足不運將安用之救今之弊願陛下覈天下監司守令公正愛民衆所共知小者勉以手札大者擢而躐

進之充中都之美官則遐邈之臣知陛下以治民為重孰不崇勸本豐末美上下志通施德于民如置郵之速而雨露之溥不勞而治天下矣

哲宗時右正言劉安世上奏曰臣伏覩先王之治在於官率其屬使上下足以相維內外足以相制故入各任責而無苟簡之患吏不數易而見誅賞之實此堯舜三代之所共由而不可廢者也今親民之任在郡縣朝廷既為之置守令矣衆守令而無統率則民或受其弊又

為之設監司矣監司之官坐制一道多者至三十餘州少者亦不減十餘郡然其所以班道風化振舉紀綱舒慘百城廢置羣吏調發兵食均節財賦朝廷一聽其所為可謂任之重矣既付之以如此之權而無法以糾其謬豈非責小官者為太密而馭大吏者為太畧乎臣聞祖宗之朝所以擇監司之意甚慎而考績之制甚詳近世因循寖以不講授任之際未甞察其行實遂容非才冒處其間既將指使鮮能稱職或出於私喜而褒薦過

其情或發於暴怒而誣捃非其罪或優游苟且計日待遷或承望風指以非為是急功利者有至於妄作務寛大者有至於容姦不惟無補於朝廷抑亦有害於政事臣嘗考唐六典監察御史之職掌分察百僚廵按郡縣每詣十道則選判官二人以為之佐是御史非特糾尚書六司之過失而亦按治外路也臣愚欲望聖慈詔執政如諸路監司闕官並以兩制等所舉本科之人更加掄擇須協公議方可除用若未滿任不許遷易講求祖

宗課責轉運使副之詒著為定法然後以天下諸路分隸六察間遣巡行按其功罪若治行尤異則元舉之官宜推進賢之賞職業亡狀者必行謬舉之罰庶幾吏久其任不敢偷惰上下交儆百職脩舉

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臣竊以廢覈實之政捨久任之法而欲事功之成雖堯舜有所不能故唐虞之際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以鯀治水至於九載績用弗成然後竄殛加焉此所以允釐百工而庶

績咸熈也今以州縣之間任一官效一職者數改易之猶不足以為治乃於朝廷之上艱難多故之秋而欲收功於旬月之間哉以靖康一歳中考之宰相易者七人自知樞密院事至簽書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宣撫制置使副易者十五人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之速者是以措置施設議論取捨人各不同先後舛逆首尾衡決紛然無所適從至其甚也大臣莫肯用事而坐觀勝負者攘臂於其間反為得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

金人觀之自用兵以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嘗有所改易否乎所謂尼雅滿斡哩雅布者皆握兵十餘年其威信足以用其衆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宜乎不能取勝也譬猶奕者置棊不定不足以勝敵況於用人不知信任之道而欲撥亂反正以捍大患以圖中興豈可得哉伏望陛下於選任將帥大臣之際精加考擇得其人則久任而責成功勿為細故之所搖勿為小人之所間則天下之事庶乎可為也

高宗時樞密院編修鄭剛中上奏曰臣聞人君之道内在於盡誠外在於責實誠實備至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陛下比年寛刑罰省科徭戒貪贓嚴警備恤饑窮每一詔下丁寧懇惻其思治望道之心計亦切矣然而百姓不盡知德澤不徧及者何哉責實有所未至爾天下君子少小人多臣子效職者少欺陛下者多朝廷施行一事付之監司監司付郡守郡守付縣令各了一司文移之具不問其有無實惠及民是則雖堯禹在上功

效何由而著乎故民間往年聞寬厚之詔猶咨嗟怨恨曰吾君愛民如此而官吏弗之行也今則不然美意一頒天下知其為虛設爾葢欺罔誕謾之弊至今不革廣設文具應辦目前髣髴近似以報其上故視其已具之文雖陛下不能無疑吾法既美矣吾官吏亦奉行如此矣一何治道之難成曾不知有名無實受陛下之惠者百不一二有也陛下以誠意鼓衆動化立中興之治而官吏乃至變移之豈不痛乎甞觀漢宣帝之所行成帝

亦行之而治功為不及者葢總核名實孝宣帝之所長故也元康二年孝宣即位十載矣方下詔與士大夫厲精更始矣今陛下臨御亦十年而天下有虚文之弊臣願為士大夫下厲精之詔許自今宣布實德視斯民利害如在其家如在其身不得虚名文具欺罔朝廷使陛下之誠意被覆赤子之身而不在於官府文書之上則樞機周密可以不媿漢宣帝之時茍為不然因循茍且日復一日必累陛下責實之政也

剛中又上奏曰臣聞内外之臣共持法度今雖未治積久必安内外之臣共懐苟且今雖少安積久必亂監司郡守朝廷委以治外者也今付授之際曾不審擇出而為政率多苟且之人臣頃於州縣間見大而獄訟小而筦庫姦贓不法庸繆昏老者在處有之而監司郡守熟視不顧以不按治為長者以能容忍為得體百姓號呼怨詈以日為歲作過小吏方偃然自安朝廷幸而廉得一人時有竄謫大率去不三二程州郡又復容庇於所

在私酤過稅請囑公事愈更擾人究其原皆初不審擇監司郡守之過而又屬吏犯法朝廷未嘗問所屬以容庇之罪彼茍且者謂吾終更之日能幾何時何用拂人情而斂怨故坐閲吏奸漫不加省嗚呼為陛下赤子者何辜哉臣願陛下詔大臣使先重監司郡守之選無狀者勿以輕授次嚴監司郡守之法容庇者輙坐之圖積久之安去茍且之弊則天下治矣

孝宗淳熙六年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周必大奏曰臣

聞立國必有制度如三代之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子孫守之皆歷數百年雖舉偏補弊有所不免而規模一定未嘗易也恭惟本朝聖聖相授至于陛下厚德加乎民至治高於古其間政事設施雖時有損益至於立國之要則專在乎仁故兵未嘗不用也而以禁暴安人為本刑未嘗輕貸也而以遷善遠罪為意此所以上天佑之下民歸之億萬斯年方興而未艾也臣久侍左右竊仰陛下發於言者無非仁言施於政者無非仁政苟

有利於人事至難而必為茍未便於物令縱下而必改推是以往增光祖宗混一夷夏蓋可指期以俟矣雖然人主至尊萬民至卑九重至深四海至逺陛下有是言也非賢守令則無以宣之于外陛下有是政也非賢守令則無以達之於民縣令衆矣勢難徧擇盡亦注意於郡守乎自陛下即位以來凡除守臣必延見訪問間有疲癃疾病鄙拙庸謬者往往改授他官不可不謂注意矣然臣尚以為言者蓋諸道以簿書期會為能者多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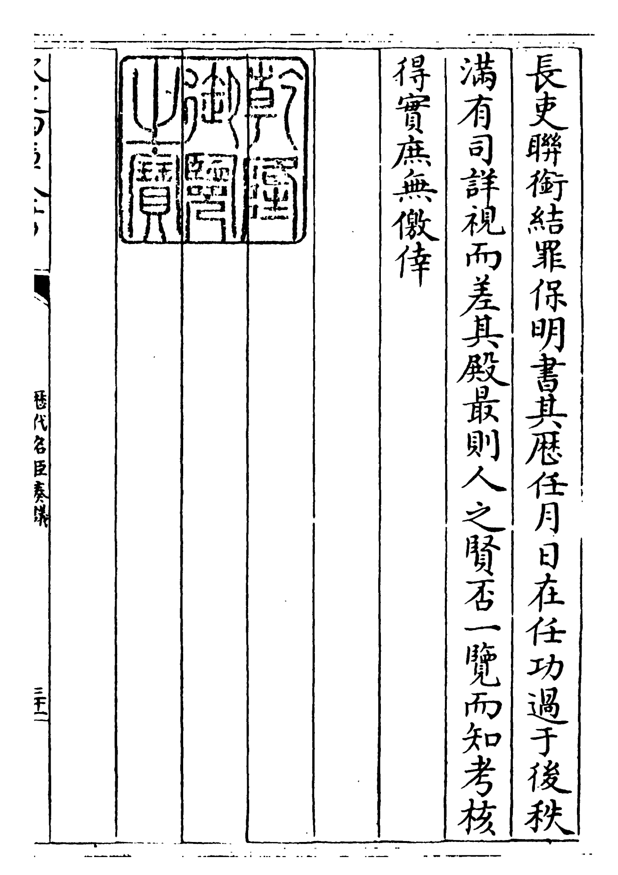
有教化者少便文自營欺謾為課者多實惠及民者少是以聖心焦勞于上而黎庶未康于下抑有由也臣願陛下法虞舜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遺意詢事考言取郡守治效著聞者峻擢三二人以風曉四方又取治狀不進者顯黜三二人以策勵其餘自然豈弟之詠可繼於成周循良之盛不減於西漢此似迂而實切似緩而實急惟聖明裁幸

金宣宗時御史中丞李英言兵興以來百務皆弛其要

在於激濁揚清奬進人材耳近年改定四善二十七最之法徒為虚文大定間數遣使者分道考察廉能當時號為得人願改前日徒設之文遵大定已試之效庶幾人人自勵為國家用矣宣宗嘉納之

元世祖至元中集賢直學士兼秘書少監程鉅夫奏曰國朝建御史臺雖有考課之目而未得其要莫可致詰欲乞照前朝體例應諸道府州司縣下至曹掾等各給出身印紙歴子一卷書本人姓名出身於其前俾各處

長吏聯銜結罪保明書其歷任月日在任功過于後秩
滿有司詳視而差其殿最則人之賢否一覽而知考核
得實庶無儌倖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七十二